

此山中

鄧達智

習近平主席上任，習夫人彭麗媛隨夫首次出訪，飛機抵步俄羅斯，一襲深藍大方簡潔大衣，實而不華，散發綿綿吸引力。
激讚：真是我們期待中國第一夫人的形象：健康美麗，儀容得體，衣裝恰好處，簡樸美觀而非咄咄逼人的奢

第一夫人刻畫中國好印象

自從首訪俄羅斯結實實親善一仗，隨後衣裝一直成為中國人眼睛熱衷的焦點，不是完全沒破綻，亦見失手時，這方面表現人性選擇偶有失手，總的來說叫做好多。
習主席夫婦隆重外訪英國，是中英關係里程碑，也是彭麗媛衣裝一道極為重要分水嶺。幾乎無懈可擊的選擇與身體演繹，面對贏得世人一級衣裝評價的威廉王子劍橋夫人，彭麗媛身上一系列精緻氣度、平和藍色、米白、灰色、細節適可而止的珍貴衣裝，毫不遜色，非常漂亮！



習主席夫人藍衣淺珠，襯托英女，相得益彰。作者提供

不過，第二套硬幣沒有了伍仙，想來和經濟環境變遷有關吧？香港的硬幣從什麼時候開始也沒有伍仙，我未考究過，但我們這一輩的人，常常懷念小時候，用伍仙（當時稱為「毫子」）來買個雞尾包充飢的往日歡樂。
我偶然在街上、公車上和街道的長木椅下，看到壹毫、貳毫和伍毫的硬幣掉落在該處，但總沒有人撿起來。可能是大家都看不起這些零碎的硬幣，懶得彎腰去撿。我每次撿起來，有一回兒子問我為什麼要撿？我說，積聚起來可以買支旗子作捐款不是很好嗎？

硬幣

隨想國

最近朋友送我一本《澳門》雜誌，裡面有篇文章題目是「彰顯中國文化的澳門硬幣」。文中談到澳門是在一九五二年發行了第一套硬幣，有伍圓、壹毫和伍毫的銅幣，以及壹圓和伍圓的銀幣。到了

不吃剩飯

何冀平

早晨六點，北京首都劇場售票處門口已經排起隊，購買紀念焦菊隱先生誕生一百一十周年演出的三部話劇《龍鬚溝》、《蔡文姬》和《茶館》。雖然如今的北京有來自全世界的經典演出，但這種現象可不多見。

貧窮人家的女人丁四嫂應穿一雙什麼樣的襪子，他都要過問，他要求每一個演員都像「從龍鬚溝裡撈出來的一樣」；《蔡文姬》要求浪漫古典，他提出學習戲曲，全部演員學跑圓場、拉山膀、做雲手、唱昆曲，念台詞都要上韻；《茶館》他要求人物到位，展示那個時代的各色人等，他為每一個人物設計細節，從出場到下場精心安排。《茶館》也曾經排過新版，事實證明「創新」並不成功，還要將《茶館》再恢復到一九五八年的焦菊隱版。

焦菊隱先生被「文革」迫害，過早地離開人世，但他排演的戲曾千秋萬代傳下去。文革後，《蔡文姬》復排上演，首都劇場旁邊的南牆，被蜂擁而來買票的觀眾擠塌了。現在，也可能再過一百一十年，只要上演焦先生的戲，首都劇場還是會排起隊來。

焦菊隱先生被「文革」迫害，過早地離開人世，但他排演的戲曾千秋萬代傳下去。文革後，《蔡文姬》復排上演，首都劇場旁邊的南牆，被蜂擁而來買票的觀眾擠塌了。現在，也可能再過一百一十年，只要上演焦先生的戲，首都劇場還是會排起隊來。

孝到父母的心坎上

孝順是中華民族綿延史河之傳統美德。百善孝為先，不孝千夫指。孝行天下是先賢聖祖傳經佈道的不二要義，是歷朝歷代社會價值的核心主旨。孝的大旗歷經五千年依然獵獵作響，鮮艷如昔。孝順已經成為我們民族的印記，世代遺傳，融進我們的血液裡。
如何盡孝？孝有千種，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最標杆式的莫過於史傳的二十四孝。無論是孝感動天的帝舜，還是親嘗湯藥的劉恆；無論是蘆衣順母的閔子騫，還是埋兒奉母的郭巨；無論是扇枕溫衾的黃香，還是臥冰求鯉的王祥，都是千古傳頌的孝子，祖輩推崇的榜樣。時代進步了，人類文明了，雖然不必捨子奉親，聞雷泣墓那般迂腐守舊，但不遺餘力侍奉雙親的理念卻是亘古不變，源遠流長。
凡是父母需要的，都是我們盡心盡孝的範疇，不分吃穿行用，不論大小巨細。讓父母飢有所食，寒有所衣，老有所養，病有所醫，住有所居，是孝順的應有之義。除了物質上的滿足外，父母精神上的需求也是我們不可忽視的。人愈老愈稀罕人，閤家團聚，兒孫繞膝是每一家老人的期盼。在外奔波疲於生計的我們常常過家門而不入，甚至經年累月難回鄉。無數空巢老人的傷悲，習慣了漂泊的人們難以感同身受。常回家看看，據說要入法，讓老人享受一下天倫之樂竟需法律的威嚴來約束，不能不說這是社會的一種悲哀。無論是身居鬧市的父母，還是蹣跚鄉村的雙親，他們翹盼的目光可否灼疼了我們的後背，飄渺的鄉愁可曾扯疼了我們的內心？母親的嘮叨時最讓人煩的。可是，老人的心事更待何人說。與母親促膝把手，做一回耐心的傾聽者吧，讓她奢侈地嘮叨一把。曾經有齊帶相連的身體，難道再也架不起通心的橋樑？幫年邁的父母洗過腳嗎？很難做到嗎？他們的雙手可是一把屎一把尿把我們撫養大的。俗話說，百日床前無孝子。當死神前來接他們的時候，那願盼的眼神流露著渴望，最希望的是兒女能陪在身邊，送一程，義走得心裡安祥，不孤單。說不盡，道不完，孝義無邊。不論孝大孝小，孝多孝少，只要父母體會到你的孝心，哪怕一點點，他們也會知足地笑。
談孝，不能不說說順。順從父母的心意，讓他們願有所成，是孝不可或缺的一個側面。但是所謂的順不是絕對意義上的一味順從，應當辯證地對待。漢代趙岐在《十三經注》中說：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一不孝也。不分是非曲直，不問青紅皂白，一味曲意逢迎，無原則地服從老人的想法，讓父母陷入了不仁不義的境地，實際上就是第一等的不孝。老人宗族觀念往往根深蒂固，為了家族利益可能罔顧事實，偏袒家人，混淆是非黑白，觸及法紀底線，你若袖手旁觀，佯裝不見，讓他們滑向違法違紀的深淵，你將罪莫大焉。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

大。雖然其本意是指後代沒有盡到孝敬的責任是最大的不孝，但被後人斷章取義為不生孩子，斷了香火是最大的不孝。生男孩才是傳宗接代的思想在老一輩裡特別是農村老人的腦海裡難以替代。你若迎合這種偏頗僵化的舊觀念，不惜代價偷生超生，不生男孩不罷休，不僅違反了計生國策，拖累了本該幸福的家庭，更無益於人口資源環境的平衡。小而言之，老人不良的飲食、起居習慣極易導致「三高」病症，影響身體健康和生活質量。父母不講究養生之道，那是不是也需要忤逆一下父母心願，費點心神給予引導糾正呢？順是有原則的，不是一順百順，應當適可而順。
僅僅寬泛地孝順是不夠的。孝有三重境界，取乎其下是衣食無憂，取乎其中是養身暖心，取乎其上則是正中下懷。通俗地講，孝敬的最高境界就是滿足父母最迫切的心願，孝到父母的心坎上。美食我所需也，錦衣我所需也，療疾我所需也，陪伴我所需也，但我所需要、最在乎的是什麼？知我者，孝敬的是釋我重負。不知我者，孝敬的是心外之物。
兒行千里母擔憂，你在外遵紀守法，謹言慎行，平安健康，就是對父母最大的慰籍。老人不管你飛得有多高，錢掙得腰有多粗，只關心你心裡累不累，過得安不安。節儉勤勞是農村父母的共同品質，過得安不安，汗珠子掉地上摔八瓣好不容易掙來的一分錢，恨不得掰開來用。你給父母買回去昂貴的衣服、珍貴的營養品、高檔的家用電器，只會讓他們感到心疼、不安，不捨得穿、不捨得吃、不捨得用，直埋怨你花了冤枉錢。多買些廉價但實用、安全、衛生的東西給父母補養身體、改善家境，未嘗不是一種妥當的選擇，他們接受得會坦然，少了些催促，多了些幸福。儘管那份不安其實是轉移到了你的心裡，就算是一種替父母的承擔。
可憐天下父母心，年齡再大也是父母的孩子，那份掛牽永不變淡。老人最期望的是兒女的小家庭和和睦，不希望因為贍養老人、家長裡短等事影響孩子們的幸福和安寧。我想吃了，你們可以不給我送魚肉；我想念了，你們可以不經常來看望；我想聽了，你們可以許久才打次電話。我想開了，唯一的要求就是你們都好好的，偶爾傳回的不會是讓我心愛的消息。滿足再小的願望，也是你對父母極大的孝敬。
不諱言，只有良好的願望不一定實現你的初衷，盡孝還得講求方式、方法。你要留心父母表達的期盼是否代表他們的真心。為了兒女不受難為，父母往往會避重就輕，願心言他。你不可裝糊塗，順水推舟，偷懶要滑去了。更不可拿父母對孩子的百般理解、萬般寬容和過分疼愛來作自己不盡心行孝的擋箭牌、遮羞布，單純從自己角度、自身利益出發，一己之私，拋盡孝之責。真正有孝心的人會潤物細無聲，默默踐行，既竭盡全力為父母付出，又要委婉巧妙，不因施孝而給父母增加任何心理負擔。孝中最大的不幸是子欲孝而親不待。盡孝需趁早，切莫等父母垂暮之年病臥床榻了，已經沒有福分享受你遲來的關愛，才幡然醒悟，悔之晚矣。
孝順，天經地義。無盡都歡心到，父母心到，你也會滿心歡喜。
■孝順是傳統美德。 網上圖片

百家廊

薩里埃利的悲劇

文潔華

在江西南景德鎮出席國際設計會議，不同國家的人都展示了傳統與當代的工業環境的關係。圖片在簡報中呈現了五花八門、各種適用的器具、物料、建築、陶瓷以及公共設施的新穎設計，大開眼界。
一位中國學者的報告題目為「廁所空間與陶器環境設計新趨勢」。這顯然是大家都關注的課題，連老外學者們都邊聽邊頻頻點頭。他們到訪內地，必定忍受過在公共空間用廁所的窘境。報告的學者咬字切齒，且幾乎大聲疾呼，訴說某次在市政府內部開會，官員們非常認真地說要盡快、全速、全面把公共廁所改革成首要建設的項目。這話加上報告人的表情和聲音，發覺起來真的帶有喜劇感，唯個人祝願其真的能全面改革，那中國才算是真的強大起來。

宋代的酒店和廉租屋

范舉

香港和新加坡都有廉租屋，其實，宋代的官府，已經開始經營廉租屋了。
宋代的京城是汴京，商業發達，暫住人口極多，整個城市的管道，全國的商人集中在京城；宋代的出口業也非常發達，絲綢、陶瓷、冶金產品等運銷售到了中東、伊朗、印度和東南亞，汴京事主世界的貿易中心，前來做生意的、酒取功用的川流不息，所以，汴京房地產發達，酒店很多，租金昂貴。
宋代的房屋租賃業遠比唐朝發達，許多官員的薪俸不足以購買京城的「間房屋」。蘇東坡的父親蘇洵，原是「少年喜奇跡，落拓鞍馬間」的浪子，二十七歲始發奮讀書，而將生業交付妻子程氏。程氏帶著孩子，做眉山縣城紗織行，經營商業，不出數年，遂成富家。宋仁宗嘉祐二年（一零五七年），蘇洵領着兩個兒子入京備考。眉山「土豪」蘇洵卻租不起京城的豪宅，只能退而求其次，寓居京郊的興國寺浴室院。蘇東坡的一個堂兄長往開封，因有數間屋宅出租，日子過得優哉游哉。宋仁宗的重臣呂頤，見租賃業前景大好，就在京城廣置地產，大辦旅館，成為汴京最有名的「包租公」。邸店最廣，日入極豐。
宋代官方設立了「店宅務」，即今天的公有住宅的「房管局」，負責房屋租賃、修繕、管理和租務。即為我們現在的「公租房」，讓前來考科舉的清貧書生，不至於流落街頭，也讓低收入家庭有屋可住。開封府官舍的月租約在四百五十文上下，當時宋代普通百姓日收入約是一百文，上焉者或達三百文，而北宋最低生活費約為二十文，算下來，一個五口之家只要有兩個有收入之努力，則除必要的開支，每月還能節餘三貫，即三千錢，支付京城四百五十文的公家租金當是綽綽有餘的。看來，在北宋科舉時代，房租並未成為普通百姓不可承受之重。
汴京左右兩店宅務的房租，計有二萬多間，可見規模很大。京師店宅務的公屋，汴京一名中下層市民，四百五十文的房租額，在其收入中所佔比例不到百分之十，而當時汴京房屋租賃市場上，高檔住宅的月租金在十幾二十貫，為一般的住宅租價的五倍左右。應該說，店宅務的租金是相當低廉的。明朝初葉，朱棣遷都北京後，為招攬住戶，也曾興建了一批廉租房。皇城門、鐘鼓樓等處，各蓋舖房，除大興縣外，本縣地方共蓋房八百一十間，召民居住，店房十六間半，召商居賃，總謂之「廊房」。

蝶影

小蝶

澳門音樂節的節目《莫札特與薩里埃利》是林姆斯基·高沙就兩名傑出作曲家家的故事而撰寫的戲劇，故事取材自西方音樂史上的一則傳言。據說任職維也納宮廷樂長的薩里埃利非常嫉妒天才音樂家莫札特，因而將他毒死。所以，在歌劇版本中，莫札特最後是被薩里埃利毒死的。
一九七九年，劇作家彼得舒化寫了舞台劇《莫札特之死》，英文劇名為 Amadeus，那是莫札特的中間名字。這個劇自公演後，一直被世界各地劇團搬上舞台，更於一九八四年被拍成電影。在舒化的筆下，莫、薩之間發生的故事較複雜，情節較多，人物的心理鬥爭也寫得更細緻。最後，莫並非被薩里埃利毒死，而是死於因薩的擺佈而失寵於皇帝，最後貧病交迫而死。

翠袖乾坤

文潔華

計會議，不同國家的人都展示了傳統與當代的工業環境的關係。圖片在簡報中呈現了五花八門、各種適用的器具、物料、建築、陶瓷以及公共設施的新穎設計，大開眼界。
一位中國學者的報告題目為「廁所空間與陶器環境設計新趨勢」。這顯然是大家都關注的課題，連老外學者們都邊聽邊頻頻點頭。他們到訪內地，必定忍受過在公共空間用廁所的窘境。報告的學者咬字切齒，且幾乎大聲疾呼，訴說某次在市政府內部開會，官員們非常認真地說要盡快、全速、全面把公共廁所改革成首要建設的項目。這話加上報告人的表情和聲音，發覺起來真的帶有喜劇感，唯個人祝願其真的能全面改革，那中國才算是真的強大起來。